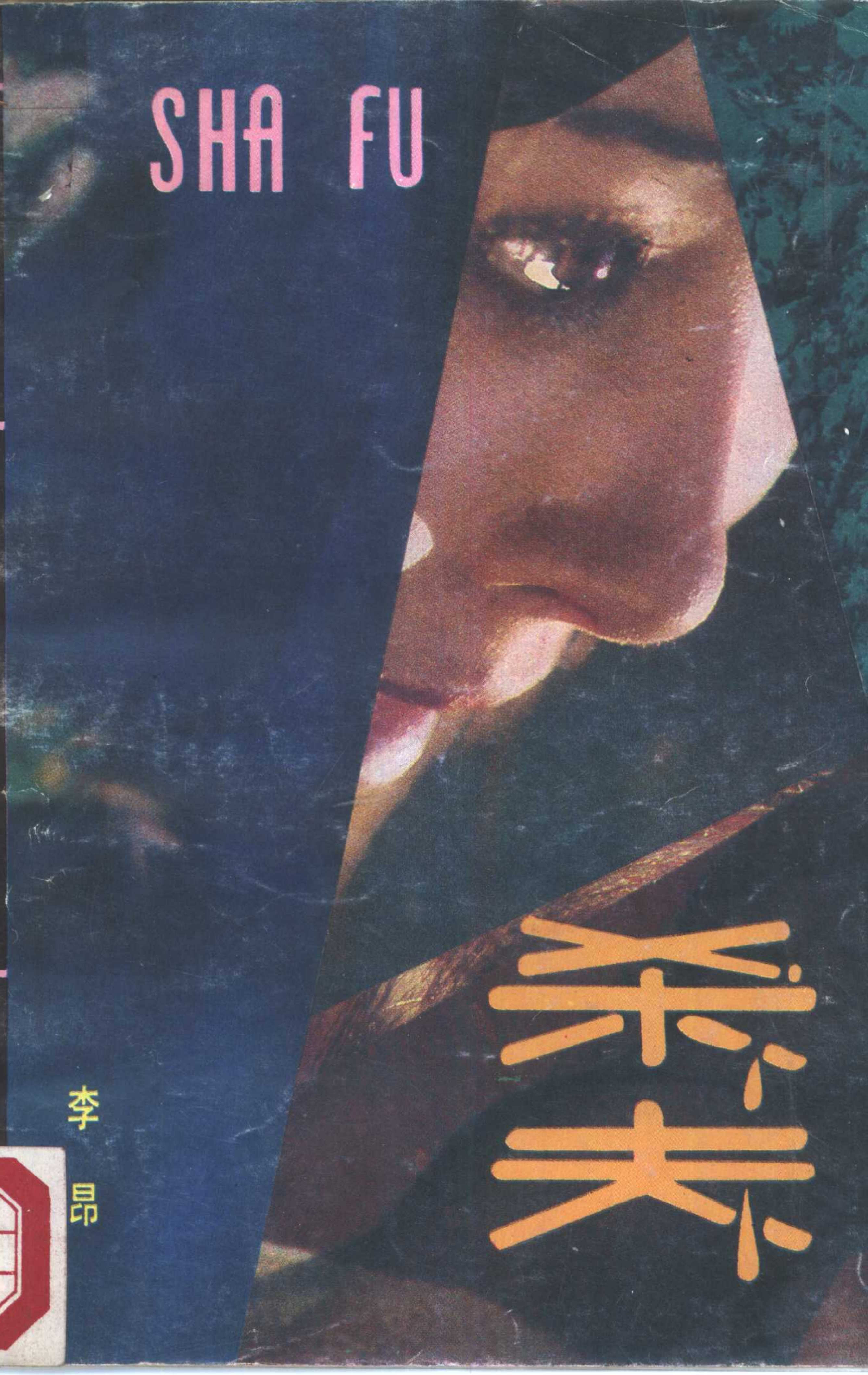
台湾文学丛书

（美）葛浩文 主编



SHA FU

杀夫

李昂

北方文艺

7

台湾文学丛书

〔美〕 葛浩文 主编

杀夫

李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1988・哈尔滨

出版说明

近年来，台湾文学创作十分活跃，许多作家和作品在大陆产生了深广的影响，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及关注。特别是随着「一国两制」构想的日益深入人心，大陆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愿望日益增强。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的出版，旨在使国内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概貌，促进大陆同台湾的文学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。

「台湾文学丛书」由美国学者、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教授主编。葛浩文教授多年从事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研究，本书的编选，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。丛书的每一部还附有葛浩文教授和原作者至交好友所撰写的文章，介绍和评价作者的生平，创作及文学成就，有助于读者对该书的了解。

台湾文学丛书 〔美〕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杀 夫

Sha Fu

李 昂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哈尔滨印刷三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·印张 7 12/16·插页 2·字数160,000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00,000

ISBN 7—5317—0107—3
I·108 定价：2.20元

总　序

葛浩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琐，有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，相当主观地挑选一、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准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给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分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致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

两个原因。

一、台湾文学（或港台，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）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留下了重要，偏重于良好的影响。但我认为，还需要更严肃，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，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（主要是长篇小说），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：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，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，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（或编者）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，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，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、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1986年10月30日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李昂的《杀夫》

《杀夫》是李昂写的第一个中篇，是写了十五年短篇以后才问世，并且立刻震动台湾文坛的好作品。《杀夫》在一九八三年获得《联合报》中篇小说首奖后，在《联副》连载，后又出单行本，引起了有关“文学与公共道德”的争论。

在儒教传统下，“妇人杀夫”（作者投稿时所定的书名）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，更不是容易被接受的文学题材；三从四德，生子育孙，最后为你建牌楼是女人的世界。因此，李昂把男人霸道，以食换色的社会现象作为小说题材受到了尖锐的批评，并且是“恶意的人身攻击、诋毁”的批评（李昂《我的创作观》），连评审委员也受到“道德派”的谩骂与人身侮辱。

作为台湾年轻女性的施淑端（李昂的真名），虽免不了

为这些“不道德”的批评有所伤害，但作为台湾开放小说家的李昂并不在乎这些。她曾经声明过：

> 现在指责我的人，将成为明日台湾文化进步的丑角。我有这样的自信，而我知道，我的自信，是基于我对小说的执着与热爱，我对小说创作的不断努力。（李昂《我的创作观》）

《杀夫》本身基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（上海敌伪时期一个詹氏杀夫案）。也有其所谓的“社会效果”，但它毕竟是一本小说，是一本受到内外（英译版于1986年11月在美国问世）好评的八十年代作品，也是最适合作为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首部作品。

葛浩文

1986年10月30日于哈尔滨

目　录

总　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葛浩文（1）

李昂的《杀夫》………………葛浩文（1）

杀　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）

花　季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16）

人间世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26）

昨　夜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41）

有曲线的娃娃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68）

外遇连环套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89）

杀夫

几则新闻

××年×月×日讯。

一对住鹿城北角陈厝的夫妇，男陈江水，四十多岁，以杀猪为业，妻陈林市，年二十余。×日陈林市突然以丈夫杀猪用的屠刀，谋害亲夫，肢解尸体，将尸体斩为八块，装置藤箱中企图灭尸，幸赖隔邻警觉，及时发现报警。

问何以杀夫，陈林市回答，丈夫对她太凶狠残暴，每日喝酒赌博，回来打骂她作乐。知道她害怕见人杀生，还强带她至屠场观其杀猪。事发之日，丈夫带回来一把屠刀，其状极凶恶，恐不利于她，天亮俟丈夫熟睡后，她即以所见的屠宰方法，将丈夫象杀猪一样的肢解了。想他一生残害猪只不计其数，

也算替生灵报仇。

按陈林市供词，于情于理皆不合。自古以来，有道无奸不成杀，陈林市之杀夫，必有奸夫在后指使，有待有关当局严查。又有谓陈林市神经有病，久看丈夫杀猪，得一种幻想恐惧病而至杀夫。但谋杀亲夫乃是社会道德问题，岂能以神经患病为由加以恕宥，还待当局严加办理此案，以息舆论，以匡社会风气。

轰动一时的陈林市谋杀亲夫一案，虽查不出奸夫，但以陈林市逆伦，罪大恶极，判决监候枪毙，昨已送进台南府大牢。为应社会舆论、民俗国情，在送大牢前特将陈林市绑在送货卡车上，由八名刑警监押，另一人打锣游街。陈林市所到，真是人山人海，万人空巷。然有观者称惜，谓陈林市既不美貌，又不曾看到奸夫，游街因而不十分好看。

然将谋害亲夫之淫妇游街示众，有匡正社会风气之效，故此次陈林市之游街，虽少奸夫仍属必需。相信妇辈看了能引以为戒，不至去学洋人妇女要求什么妇女平权、上洋学堂，实际上却是外出抛头露面，不守妇戒，毁我千年妇女名训。寄望这次游街，可使有心人士出力挽救日愈低落的妇德。

陈林市谋杀亲夫这件事，在鹿城喧嚷了许久。尽管报纸与办案人员强调奸夫指使，整个鹿城却私下传言，是林

市的阿母回来报复的一段冤孽。

林市的祖父，在鹿城原有一点资产，还是教私塾的"读书人"，到林市父亲这一代，由于染上肺结核，不识躬耕，以致把一点田产看病吃药花费殆尽，留下九岁的林市与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林市母亲。

寡母孤儿，加上孤儿又不是个传宗接代的儿子，林市的叔叔以未亡人一定会改嫁为由，侵占了林市和阿母最后的一间瓦屋。

母女俩白天流落街头，捡破烂，作点零工为生，晚上则潜回林家的祠堂过夜。虽说是祠堂，也不过是一幢残破的合院，当年林家这一族兴旺时兴盖的，原相当具规模，残旧后，可以拿得走的材料，早到了林家其它的房子上，没拆走的，只剩几只一人合抱的大柱子和屋顶上一点瓦块。

甚至住这祠堂，林家都有人抗议，但看林市阿母许久不曾有所谓败坏门风的举动，林氏族人也以帮助寡母孤儿为由，让母女俩住下。

风波起在有年冬天，是个打仗的年头，谁打谁对一般小老百姓並不重要，造成影响的是兵荒马乱田里收成不好，还不时有散兵余勇流入小乡镇。林市与阿母没得零工作，大半处在饥饿边缘。

近除夕的一个冬夜，天是几年难见的彻骨冰寒，却有一轮炫亮异常的大满月。林市到邻近小土丘上拾一点树枝回来当柴烧，冬天的黄昏特别短，一晃眼，就是个荒凉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夜，近海的鹿城还漫天刮起尖硬的海风，聒噪呼噜的响遍大街小巷。

林市在耀亮的月光下回转家，远远看见一个着军装的长身男子；潜入祠堂。猛冽的风吹翻男子破损的军帽边缘，露出一张年轻、有疤痕的脸，也吹起散乱的绑腿灰色布带飘摇。

其时已十三岁的林市懂得可能的危险，站定一会稍思虑，立即想到就近到叔叔家中求救。待在那酷寒的夜里奔跑，心里又十分害怕，跌跌撞撞的总绊倒，来到叔叔家，吱唔着话都讲不齐全。

是个军人，叔叔十分警觉，聚集了五、六个族人和邻居才赶向祠堂，为怕惊动那军服男子，一行人谁也不敢张声，潜行到厢房门前，从破了的窗格子，就着亮白的月光，林市清楚看到阿母身上压着的那军服男子，他的下半身衣裤俱退尽，只剩下一截零乱的灰色绑腿堆在脚踝处。然后林市看到被压的阿母，阿母的那张脸，衰瘦脸上有着鲜明的红艳颜色及贪婪的焕发神情。

阿母嘴里正啃着一个白饭团，手上还抓着一团。已狠狠地塞满白饭的嘴巴，随着阿母唧唧哼哼的出声，嚼过的白颜色米粒混着口水，滴淌满半边面颊，还顺势流到脖子及衣襟。

那军服男子被拉起时，有一会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叔叔看他身上全无武器，踹起一脚，猛踢向他下部，那长身的军服男子捂住那地方，刹时间垮倒下去。

而作母亲的仍持留原先的姿势躺在那里，裤子退至膝盖，上身衣服高高拉起，嘴里仍不停地咀嚼着。直至林市跑向她身边，作母亲的拉住林市的手，才嚎啕大哭起来，断续地说她饿了，好几天她只吃一点蕃薯签煮猪菜，她从没有吃饱。

族人和邻居将两人就近分别绑在两只祠堂的大柱子上，不久召集来更多的族人与围拢一大群人，商讨如何处置。林市的阿母这时不再哭泣，说来说去也是那几句话：她实在饿了，几天来只吃蕃薯签和猪菜，那军服男子拿两个白饭团给她，她实在太饿了，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

那军服男子则始终颓散地看着前方，茫茫地不知是否在想，也一径不开口。他还很年轻，如果不是一道从眉眼处直延伸到下颚的疤痕，算得上是个清俊的汉子。

034049

翻翻吵吵很一阵子，仍没达成任何结果。林氏有老族人提说奸夫淫妇理当要系在大石头上沉江，但马上说这只是古礼；有人也立即小心提醒：那军服男子不知来自哪个兵团，以后怕不好交代。

最后林氏有个极爱排道理的叔公，藉机编排说林市阿母毕竟是被迫，不比一般奸夫淫妇，罪不该至此。林市的叔叔，这时居然排开众人，站到军服男子前，劈啪甩他两个耳光，再拍着胸脯讲他林家怎样也是个诗书世家，林市阿母如有廉耻，应该不惜一切抵抗成为一个烈女，如此他们甚且会愿意替她盖一座贞节牌坊。

不知什么缘故，一伙人听到贞节牌坊，竟齐声轰笑了

起来。再过一会，众人看无甚趣事，天又晚了，纷纷散去。

看众人散了，族里的老人要有所决定，给林市叔叔一个眼色，林市叔叔只有让族人把林市带回家，说是不能沾污他们林家骨血。林市临离去，一直喃喃只有几句话说的阿母，竟抢天呼地地大哭起来。林市看眼阿母，被绑在柱上的阿母虽然衣衫零乱，却毫无撕扯的破损，而且阿母显然由于不再有衣服，那天穿的是一件完整的红色新衣，有些地方还明显可见褶痕，林市记得，那衣服是阿母的嫁衣，一向压在箱底。

阿母一身红衣被捆绑在祠堂一人合抱的大柱子上，是林市对母亲的最后一个记忆。隔天早晨醒来，林市就不曾再见到阿母。林市往后断续听来不同的传言，有的说阿母在夜里被沉江；有的说阿母同那军服男子，被责打一顿后，赶出鹿城，永远不许回转；有的则说是阿母选择与那军服男子私奔。

林市则在族里父老的安排下住进叔叔家，事实上也即是林市父亲未过世前的那间瓦房。回到原来住家的林市並不曾有任何改变，那几年兵灾连连，虽未直接波及鹿城，也四处纷攘不定，加上收成不好，婶婶又长年卧病在床，林市里里外外做尽各种苦差事，仍难得吃饱。

却也在这几年间，林市长大成为一个瘦长身子的女人，她有的是阿母一张长脸，长手长脚再加上营养不良身子发育不全，就象个木板刨成的人儿。叔叔家邻近妇女间曾有

个传闻：林市那样瘦平身板，就是因为来潮得太晚。

这类女性身体的变化，原是隐秘中由母、姊教给下面年幼的女孩，林市的来潮在四邻妇女中造成几近公开的笑谈，妇人们以为是林市的过度喧嚷。人们体谅林市没有阿母在身旁，慌张一定难免，但嘲笑林市躺在地上，大声喊叫：我在流血，我要死了。

随着来潮的事情刚闹完，林市开始见到人就同人讲她最近作的梦，那梦有一定的开头，总是：你看过柱子吧！我不是说普通柱子，是有一人合抱的大柱子，象我们祠堂有的那种柱子。

接下来的梦境只是几只高得直耸入云的大柱子，直插入一片墨色的漆黑里不知所终，突然间，一阵雷鸣由远而近，轰轰直来，接着轰隆一声大响，不见火焰燃烧，那些柱子片时里变成焦黑，却仍直挺挺地挺立在那里，许久许久，才有浓红颜色的血，从焦黑的柱子裂缝，逐渐地渗了出来。

这梦原没什么离奇，加上林市一再复述，四邻很快听厌了，往后每像林市一开口，就直截说：又是你的梦，我不听。没一阵子，林市少了听众，也不再继续说她的梦。她成为一个沉默的妇人，经常从工作中扬起她那张长脸，沉沉的不知想些什么。

林市的不言语久了后被认为是思春，四邻以为只有思春才会有那般恍惚的神情，愣愣怔怔地一劲瞧着男人。有年轻小伙子就形容他怎样给瞧得好似要被吞下似的。一向

伺机要从林市身上有所获得的叔叔，碍于族人面子几次没将林市卖成给贩子，这时除了大声张扬林市同她阿母一样等不及要让人干外，也赶着替林市物色人家。

最后决定的是邻近陈厝的一个杀猪人家，靠四十岁的屠夫陈江水孑然一身，陈厝至今没有人把女儿许给他，相传是陈江水屠宰数十年，杀害生灵无数，每个夜里都有猪仔到他门口嚎叫。此外，“后车路”的女人也盛传，陈江水一到，每每把女人整治得杀猪般地尖叫。这些缘由，使陈江水博得一个外号：杀猪仔陈，久了后，少人记得他叫陈江水。

这场婚姻由于陈江水一向声誉不佳，双方年岁又差距太大，林市叔叔势必会被传说收受好处，最盛行的说法是：杀猪仔陈每十天半月，就得送一斤猪肉。这种现拿现吃，在物资普遍缺乏的其时，远远好过其它方式的聘礼，无怪四邻羡艳地说，林市身上没几两肉，却能换得整斤整两的猪肉，真福气。

当然，另外的说法也不是没有，有人就说，杀猪仔陈只是个以杀猪为业的屠夫，并不是设摊卖猪肉的，要猪肉，还轮不到他。

不管怎样，林市是嫁了。几件换洗衣服打成小包，挽在手上走过黑猫桥，过桥下一丈多宽的黑猫圳，就是陈厝，陈江水的家远些，在陈厝的尽端，远远都可见到海。

入门的时间是午后，林市做了半天低头新娘。还好陈厝属鹿城外的郊野，规矩不严，一个临时拉来充数的媒人

婆还得下厨房，林市因此没什么困难地瞧遍陈江水。五短身材，挺着不小的肚子，脂肪十分丰厚似的，连带走路有点外八，理的是三分头，看得分明后脑袋平平地向下削，仿佛少了个后脑杓。五官倒没什么异样，一双小眼睛沉沉陷到眼眶周围浮肿的肉里，林市后来听说，这种眼睛就是猪眼，注定要与猪仔有牵连。

晚间照例开喜宴，除了叔叔一家与陈江水几个近邻、朋友，没什么贺客，两、三桌客人不一会吃罢喜酒，纷纷散去。那天里林市没得什么吃喝，原还暗自庆幸客人散得早，没料到陈江水几个杀猪朋友，留下大碗大碗地拚酒，径自直闹到深夜。林市在房内，隔着一层布帘听外头吃喝吆喝，历历清楚，越发饥肠辘辘，强行忍住待那几个朋友散尽，疲倦加上饥饿，林市已有几分虚脱感觉。

饶是这样，喝醉酒的陈江水要履行作丈夫的义务，仍使得林市用尽残余的精力，连声惨叫。叫声由于持续不断，据四邻说，人们听伴随在夜风咻咻声中的林市干嚎，恍惚还以为又是猪嚎呢！

待静止下来，林市几乎昏死过去，陈江水倒十分老练，忙往林市口中灌酒，被呛着的林市猛醒过来，仍昏昏沉沉的，兀自只嚷饿。陈江水到厅里取来一大块带皮带油的猪肉，往林市嘴里塞，林市满满一嘴地嚼吃猪肉，叽吱吱出声，肥油还溢出嘴角，串串延滴到下颚、脖子处，油湿腻腻。这时，眼泪也才溢出眼眶，一滚到发际，方是一阵寒凉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